

21世纪年度散文选

2001

散文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1世纪年度散文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1 散文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. -北京:人民
文学出版社,2002.10

(21 世纪年度散文选)

ISBN 7-02-004003-9

I. 2… II. 人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2005 号

责任编辑:刘会军 张 晴
责任校对:王鸿宝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2001 散文
2001 San We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54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15.375 插页 2

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02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ISBN 7-02-004003-9/1·3041

定价 22.70 元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一九八〇年起,曾经编选和出版过《1980—1984年散文选》、《1985—1987年散文选》、《1988—1990年散文选》和《1991—1993年散文选》,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。一九九四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进入二十一世纪,散文创作仍然欣欣向荣,气象万千,成为文学园地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为了及时总结年度散文创作的实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散文作品,进而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,我社决定恢复年度散文的编选和出版工作。

恢复出版的散文年选总冠名为《21世纪年度散文选》,每年编选一册。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散文作品,入选篇目以作者姓氏音序排列。此项工作得到了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并且提出了很好的编选意见,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本集收入散文作品九十篇,应该说均为二〇〇一年度的精品,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个选本,不仅能了解二〇〇一年散文创作的总体概貌,而且能集中欣赏和阅读这一年里出现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品。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,真诚地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在山地晒太阳	阿贝尔(1)
妩媚得风流	卞毓方(4)
午后雨中桥上	程光炜(10)
爱情的守望	蔡桂林(13)
他乡望月	陈瑞琳(23)
感觉灰色	陈 染(28)
假如鱼也生有翅膀	迟子建(31)
淡看死亡	丛正里(34)
家有斑鸠	陈忠实(40)
最后的梵高	冯骥才(43)
突然想起了老熊	冯积岐(55)
卑鄙生活(外一篇)	方英文(58)
走过江南	费振钟(62)
海洋死了	高建群(67)
二胡	高维生(70)
饥饿岁月中的那群兔子	胡发云(72)
敬畏苍天	红 柯(75)
小板凳	韩美林(83)
某年某月的某一天	胡 萍(87)
一只金苹果	韩小蕙(90)
抚仙湖里的鱼	贾平凹(93)
九十述怀	季羨林(97)

时间	蒋子龙(106)
蓝色的黄河	刘长春(109)
钻石与命运的对话	李存葆(113)
牛群	刘成章(123)
啊! 平原	李登建(126)
深夜里的思绪	林 非(134)
境界三帖	李国文(139)
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	梁 衡(144)
对身体的感受和理解	李汉荣(148)
问茶	林继中(155)
太阳话语	刘 恪(157)
荒野上的路	刘亮程(164)
枣庄青檀	李木生(170)
阳光,是一种语言	雷抒雁(173)
脚步声	陆文夫(175)
走路	林 希(178)
跟陌生人说话	刘心武(185)
永远的黄沙永远的西部	刘元举(189)
丝绸路上的少女	刘兆林(192)
雪地上的火焰	马步升(199)
在夕照中破碎的村庄	马 德(207)
另一类生命	梅 洁(213)
伤害	马 莉(218)
马语	莫 言(226)
故事边缘	马宇楨(229)
七尺之躯的空间	南 帆(234)
一个人的天堂	苏沧桑(240)
美味修辞	沈宏非(243)

秋云	孙见喜(247)
论“阿拉”	孙绍振(249)
记忆与印象	史铁生(253)
京坟乡茔虞山墓	石 英(268)
人啊,人	邵燕祥(272)
回想春天的气味	唐 敏(275)
小小的晚霞	铁 凝(278)
小人物和小生物之间是命运	汤正启(285)
终古凝眉	王充闾(291)
以韵相求	吴 浣(297)
纯洁	王开岭(300)
浮躁世态中的平常心	王文元(306)
好大三棵树	王旭烽(309)
怀旧的水潦濡湿琴声	王 芸(314)
充满青枝绿叶的一个日子	王宗仁(323)
愿望	小 茶(327)
泡影	肖复兴(333)
山核桃(外一篇)	徐晓杭(338)
雨中村庄	谢宗玉(342)
死亡体验	亚 兵(356)
我吻女儿的前额	阎 纲(363)
布拉格	余秋雨(369)
烈火烙印	杨闻宇(378)
草色	叶延滨(382)
再没有比快乐更像梦的了	张爱华(385)
长笛如诉	张承志(392)
挺立一生	周大新(402)
一次没有表白的爱	朱 鸿(406)

美丽的复杂	张海迪(419)
关于父亲的死	周海婴(424)
感悟珍珠港	张抗抗(434)
黠月	詹克明(439)
行走	张立国(442)
风中的鸟窝	张立勤(445)
暮雨乡愁	张清华(450)
雨中	张守仁(454)
大树和我们的生活	周涛(457)
一笔脏款	周晓枫(467)
忧愁风雨	朱以撒(472)
居延海	朱增泉(479)

在山地晒太阳

□阿贝尔

在城里住久了，人觉得阴晦，身和心都生了霉，给蒙蔽了。

在城里生活，忙碌。忙来忙去不知道在忙些啥。说忙官，还未择仕途；说忙钱，又囊中羞涩；说忙名，更是默默无闻。总之，既未“时时刻刻忙算计”，也没有“熙熙攘攘为名利”，在城里忙的事都与心无关，像一部机器所为。

城里总是阴沉沉的，太阳被隔在了外头，透进来的阳光总那么稀少，那么模糊和肮脏。我感觉这不全是大自然的过，还有人为的东西阻隔着城市与阳光，人心与阳光。城里的冬天总爱起雾，雾里有那么多尘埃和杀人的粒子。在城里生活总感觉不爽朗，仿佛心头藏着啥见不得人的东西，躲躲闪闪，提防着。

好在妻儿不在城里，在偏僻的山地小镇。每个冬天回去，总能晒几个好太阳。

山地干净，冬天的阳光格外明净热辣，质感极好，差不多呈颗粒状，跟高原的阳光相同。山地地形特别，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晒到太阳。城里的人也特别，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渴望阳光。有些山高谷狭的地方每天只能晒一两个时辰的太阳。有些坐落阴山的村庄，则整个冬天都晒不到太阳。落了雪降了霜，整个冬季都不融化，越积越厚，这非常类似那些忘却大自然的所谓城里人的内心。阳光近在咫尺，就是晒不到。想晒，就得跑路。忙生计的山民是没闲撵太阳晒的，他们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劳动，心里难

免有渴望阳光而不得的遗憾。

妻所在的小镇就坐落在岷山丛中,东南面一道长长的山脊挡住了小镇的视线,也挡住了山地的阳光。那山脊可恶,让小镇在冬天失去了许多温暖和明媚。好在山脊有几处驼脊似的凹处,正午时分,太阳能从那凹处露脸。因为是山地,又是正午,加上等待,阳光特别饱满、热辣,几乎像金子一样掷地有声,又像少妇的眼波撩人勾魂。然而,好景不长,晒不到一两个时辰,太阳就走完了凹处,钻进山脊背后了。还想晒,就只有撵太阳了。

我晒太阳晒得贪,就是不吃飯也要撵着晒。我身体里和心里都需要太阳,需要晒晒,透透气,扑打扑打灰尘。我带着不满两岁的女儿往小镇背后的山坡爬,我知道爬得越高晒得越久。女儿不让人背,坚持要自己走,哪怕是危险一点的地段也不让人帮忙。我们走出阴飕飕的小镇,走过红四方面军留下的苏维埃遗址,便爬行了在阳光里。每到一个已经够高的地方,我和女儿都觉得仍不够高,还要再往上爬,我明白我的心并不需要高度,我只想长久地拥有山地阳光。

爬上小山顶,我们再不担心晒不够太阳了。朝东南望去,那匹山脊已不再那么高耸入云了,它矮小了许多,太阳已高出山脊许多,和山脊平行运行着。女儿累了,很快躺在草丛睡着了,阳光晒着她的小手小脸,晒着她有些发黄的头发。我的女儿在山地阳光里显得明净舒畅,仿佛心也晒着阳光。女儿太小,在城里没住多久,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山地,心地干净,不像我内心那么阴,那么冷,有意识地找阳光来晒。

捧着书,我却忽略了它的境界。山地阳光热辣多情,把我与别的境界隔开,让我懒散自在,仅仅属于她无私的普照。我知道,书中也有境界,也有光芒和爱,只是它散发着,悠悠地缠绵,月光一样渗透出来,融进了阳光。书的携带给山地阳光添了几分特别的内涵。但我并未见这阳光有什么书卷气。

在山地晒太阳易入梦乡。梦境丝毫不影响阳光的质地与完美,也不表明我存有二心。阳光质感太强,梦境模糊而零碎,仿佛只是山崖的几树残叶。没有什么能与这山地阳光相比,没有什么能如此明晰富有穿透力。爱情太柔太缠绵,太虚太多变;而信念又太冷太僵硬,太残酷太抽象。

抬眼望去,连绵起伏的山脉和稀疏荒芜的村庄在阳光下显得宁静而又淡远,没有中国画的那种虚无缥缈,有的是西方油画的真切。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山峰如花冠如兽脊如仙乳,沐浴在斜阳里,暗暗地在燃烧。

在山地晒太阳,我没了久居城里的那种迫切需要隐蔽的欲望,没了那种内心的孤独和阴冷,有的只是坦诚和公开。枕着枯蒿,守着女儿,我甚至无法保留一个城里人的最后一点隐私,我变成了一个山民,内心的每一处都晒着山地太阳。

选自《中华散文》2001年第4期

妩媚得风流

□ 卞毓方

一 沈从文

一地的山水都在向一人倾斜，车过桃源，傍沅水曲折上行，你便仿佛一头闯入了沈从文的领地：白浪滩头，鼓棹呐喊的是他的乌篷船，苍崖翠壁，焰焰欲燃的是他的杜鹃花，吊脚楼头，随风播扬的是他热辣而沙哑的情歌，长亭外，老林边，欢啭迎迓的是他以生命放飞的竹雀——如他在《边城》中一咏三叹的竹雀。

这个人似乎是从石缝突然蹦出来的。若干年前，我在三湘四水滞留过九载，其间，也曾两次云游湘西，记忆中，绝对没有他的存在。他是水面滢漾的波纹，早已随前一阵风黯然消逝；他是岩隙离披的兰芷，早已被荒烟蔓草遮掩。那年月，山林镇日沉默，阳光长作散淡，潭水枯寂凄迷；没有一帆风，因牵挂而怅惘，没有一蓑雨，因追念而泄密。

而今，千涧万溪都在踊跃汇注沅江；而今，大路小路都在争先投奔凤凰。站在沅江镇也就是凤凰县城的古城墙上闲眺，你会惊讶，泼街的游人，都是映着拂睫的翠色而来，然后又笼着两袖盈盈的清风而去。感受他们（其实也包括你自己）朝圣般的净化，饶你是当代的石崇、王恺、沈万山，能不油然而生嫉妒，嫉妒他这支纤细的笔管究竟流泻出多少沁心的芡泽？并由此激发感慨：与桃花源秦人洞后那似是而非的人造景点相比，这儿才是真

正的“别有洞天”。

不在乎生前曾拥有什么样的高堂华屋，只要这曲巷仍有他的一座旧居就行；不在乎一生动用过多少文房四宝，只要这红尘仍有他的文字飘香就行。沈从文自个儿说过：“‘时间’这个东西十分古怪，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变。”“我……不相信命运，不承认目前形势，却尊敬时间。我不大在生活上的得失关心，却了然时间对这个世界同我个人的严重意义。”好眼力。也是好定力。难怪，当我在从文旧居仔细端详他在各个生命阶段的相片，发现，镜框里的他一律在冲着你微笑，而且是他生平最为欣赏、最为自负的那种“妩媚的微笑”；不管换成哪一种角度看，他的微笑始终妩媚着你。

在旧居小卖部买了一册沈先生的文集。随便翻开，目光落在了一句成语“大器晚成”——究竟是书上写的有，还是我的错觉？——说他为大器，嗯，肯定没错。说晚成，就颇费思量。从文其实是早熟的，中年未尽就已把十辈子的书都写完。从文当然又算得是晚成的，崛起在他被同代人无情抛弃之后，被竞争者彻底遗忘之后。冷落并不可怕，时髦更不足喜，沙漏毁了时间未废，抽刀断水水自长流。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，从文年甫而立、乳虎初啸之际，他就返乡途中，写给新婚爱妻张兆和的信中断言：“说句公平话，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。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。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，播得远。”

公平自在山川日月。一九八八年，从文病逝于北京，归葬于老家凤凰。山城之侧，沱江之畔，丹崖之下，一方矗立的皱石作了他的墓碑兼安息地。山是归根山，水是忘情水，石是三生石，倦游归来的沈从文，在这儿画上了他一生的最后一个句号。

碑的阳面，刻的是他的剖白：

照我思索 能理解“我”

照我思索 可认识“人”

碑的阴面,刻的是他一位至亲的敬诔:

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

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

二 猛 洞 河

两山夹一水。山,不算高,气韵倒也生动,有苍苍古木从蒙翳间耸拔,有茫茫烟霏自幽壑中出没;临流皆削壁,石纹纵横有致,笔划俨然,宛若造物的象形天书;壁上苔痕斑驳,一副地老天荒的道貌。时当己未午初,阳光自山右林梢射入,水面半呈淡绿,半呈浓黛。

有小舟泊在岩畔清荫里,岩脚有一缕裂隙,自下而上,蜿蜒潜入丛莽,那便是渔人进出之路。须臾,又见一小舟系于突崖飞石下,船头坐着一位紫衫少女,在织一件鹦哥绿的毛衣。突崖上方有一洞,洞口钟乳垂悬,藤萝掩映,极为隐蔽。停船进洞一游,其内并无什么玄机妙景,惟觉高爽而宽敞,深邃而干燥,颇适宜住人。从前或许当过神仙的洞府,或隐士的石庐,甚或土匪的巢穴。

猛洞河的看家节目,是人看猴子,不,猴子看人。它们啸聚在幽谷老林,远远地瞧见游船近了,就呼朋唤友、扶老携幼,蹦蹦跳跳下到水边,龇牙咧嘴,作饥饿状,逗引众位文人学士,纷纷慷慨解囊,布施零食。喏,猴妈妈告诉猴孩子,那个大呼小叫,相貌如港督董建华的,是内蒙草原的杨啸,那个出手大方,姿态优雅的,是天津卫的赵玫,那个扔花生像射子弹一样刚猛的,是山西的韩石山,还有那个故意把橘子丢到水里,考验咱猴们能耐的,

是北京的周大新。哪个？噢，那生着白净面皮，瘦挑身材，眼镜片呈淡紫色，在一旁静观的，是四川的流沙河，护在他身前，生怕他一不小心失足落水的，是他的夫人吴茂华。

——诸君莫笑，猴界自有它们的《后猴文本》、《识人指南》，以及最新版本的《儒林外史》。谁让人类认猴是咱们的祖先来着！

而我却在看树。我知道，此时此刻，树们也在看我。我看树，是看它们如何攀登峭壁，占领悬崖，上指云霄，下临无地。树们看我，也许是在纳闷，这个假作斯文、酸里酸气的家伙，大老远地跑来，不图与猴同乐，不图啸傲山水，兀自眼光灼灼盯着咱众姐妹不放——难道痴想咱姐妹一个个都化作仙女，嫁了他不成？

流沙河老先生顺着我的视线，瞄了一眼，幽幽地说：“最危险的地方，也最安全。”

此公说的是树，也是说人。

游船惜别众猴，继续前行。任芙康又在炫示他的《文学自由谈》；叶兆言又在神聊他的文坛掌故；叶蔚林则在吹嘘王村的文物，以往他多次到过那里，想必大有斩获；孙健忠报道说前方快到小龙洞，洞里有条暗河，要坐小船才能进去，大家务必注意低头，不要撞上洞顶的岩石。文武百官到此尽须折腰，看来，大贵人无缘入内。

毕淑敏一边嗑瓜子，一边微笑地倾听各路谈讲。

沿途我都在看山，看云，看树。迤逦行来，河道回环转折，想当初溪涧奔流到此，面对层峦叠嶂，注定要撞山裂石，大发神威，然后辟出一条生路，呼啸前行，到了一处，又见高崖屏挡，群峰锁户，于是再度上演柔与刚、攻与守的殊死大战。如此这般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，历经亿万斯年，这才有了名实相副的猛洞河。

那一幕幕生猛大片，如今再也看不到了，猛洞河已被拦腰闸起，约束成一方澄碧渊淳、波澜不惊的水库。正嗟叹间，手机突

然响起。——奇怪这山野僻地，哪儿来的无线电信号？接听，是儿子打来的，我道是什么要紧事，原来是报告美国大选的最新进展，以及香港凤凰卫视台的各类时事新闻。唉，人类真是一窍千虑，连和自然短暂的相亲也不能彻底放松。恐惹山精水魅嗤笑，我嗯嗯啊啊地应对几句，赶紧关机。

三 张家界

张家界绝对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，假如有人把她的大美翻译成人类通用的语言。

鬼斧神工，天机独运。别处的山，都是亲亲热热地手拉着手，臂挽着臂，惟有张家界，是彼此保持头角峥嵘的独立，谁也不待见谁。别处的峰，是再陡再险也能踩在脚下，惟有张家界，以她的危崖崩壁，拒绝从猿到人的一切趾印。每柱岩峰，都青筋裸露、血性十足地直插霄汉。而峰巅的每处缝隙，每尺瘠土，又必定有苍松，或翠柏，亭亭如盖地笑傲尘寰。银崖翠冠，站远了看，犹如放大的苏州盆景。曲壑蟠涧，更增添无限空蒙幽翠。风吹过，一啸百吟。云漫开，万千气韵。

刚见面，张家界就责问我为何姗姗来迟。说来惭愧，二十六年前，我本来有机会一睹她的芳颜，只要往前再迈出半步。那是为了一项农村调查，我辗转来到了她的附近地面。虽说只是外围，已尽显其超尘拔俗的风姿。一眼望去，峰与峰，似乎都长有眉眼，云与云，仿佛都识得人情，就连坡地的一丛绿竹，罅缝的一蓬虎耳草，都别有一种爽肌涤骨的清新和似曾照面的熟络。是晚，我歇宿于山脚的苗寨。客栈贴近寨口，推窗即为古道，道边娉娉着白杨，杨树的背后喧哗着一条小溪，溪的对岸为骈立的峰峦。山高雾大，满世界一片漆黑。我不习惯这黑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于是披衣出门，徘徊在小溪边，听上流的轰轰飞瀑。听得

兴发，索性循水声寻去。拐过山嘴，飞瀑仍不见踪迹，却见若干男女围着篝火歌舞。火堆初燃之际，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树枝。燃到中途，树枝通体赤红，状若火之骨。再后来，又变作熔化的珊瑚，令人想到火之精，火之灵。自始至终，场地上方火苗四蹿，火星噼噼啪啪地飞舞，好一派火树银花。猛抬头，瞥见夜空山影如魅，森森然似欲探手攫人，“啊——”一声长惊，恍悟我们常说的“魅力”之“魅”，原来还有如此令人魂悸魄悚的背景。

从此，我心里就有了一处灵性的山野。且摘一片枫叶为书签，拣一粒卵石作镇纸，留得这脉红尘之外的秋波，伴我闯荡茫茫前程。犹记前年拜会画家吴冠中，听他老先生叙述七十年代末去湖南大庸写生，如何无意中撞进张家界林场，又如何发现了漫山诡锦秘绣，欣羡之余，也聊存一丝自慰，因为，我毕竟早他四五年就遥感过张家界，窃得她漏泄的吉光片羽。

是日，当我乘缆车登上黄狮寨的峰顶，沐着濛濛细雨，凝望位于远方山脊的一处村落，云拂翠涌，忽隐忽现，疑幻疑真，恍若蜃楼，想象它实为张家界内涵的一个短篇。不过，仅这一个短篇表现力就足够惊人，倘要勉强译成文学语言，怕不是浅薄如我者所能企及。天机贵在心照，审美总讲究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你能拿酒瓶盛装月白，拿油彩捕捉风清？客观一经把握，势必失去部分本真。当然不是说就束手无为，今日既然有缘，咦，为什么不鼓勇试它一试。好，且再随我锁定右侧那一柱倒金字塔状的岩峰，它一反常规地拔地而起，旁若无人地翘首天外，乍读，犹如一篇激扬青云的散文，再读，又仿佛一集浩气淋漓的史诗，反复吟味，更不啻一部沧海桑田的造化史——为这片历经情劫的奇山幻水立碑。

选自《十月》2001年第4期